

[法] 小仲马 / 著

茶花女



远方出版社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 著

远方出版社

茶花女

【法】小仲马/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六一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71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 - 80595 - 292 - 2/Z · 130

定价:17.50 元

我认为只有深刻地研究过人才能创造出人物，如同只有认真地学习了一种语言才能讲它一样。

在我还尚未达到可以创作的岁月时，就只能平铺直叙故事了。

因此，我要诚请读者们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里的所有人物，除了女主人公外，都还健在，并且，所收集在这里的大部分事实的见证人就生活在巴黎，要是我的证明还不够充分的话，他们还可以进一步作证。由于一种特殊的缘故，只有我才能把这些实情写下来，因为我才是惟一的了解这件事详细经过的知情者，没有那些详细情节就不可能讲述出一个完整而感人的故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847年3月12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张黄色的大广告，上面通告拍卖家具和珍奇古玩。这次出售是在丧事之后进行的，广告没有提到去世人的姓名，只是通知拍卖将于16日中午至下午5点在安丹街9号进行。

广告还说，人们可以在13日和14日参观死者的住房和家具。

我一向是古玩爱好者。我决心不放过这次机会，即便不买什么，至少也得看看。

第二天，我来到了安丹街9号，尽管来得很早，然而套房里已经有一些参观者了，甚至还有女士，她们虽然穿着天鹅绒的衣服，披着开司米披肩，门口有豪华的轿式马车在等候，但还是惊讶地，甚至羡慕地看着展现在她们面前的奢华。

后来我明白了她们为什么这样惊讶和羡慕，因为在我仔细观察之后便发现，我置身于一个高级妓女的套房里。如果有什么是上流社会的妇女想看的東西，那就是这些妓女的室内陈设，参观者里的女性正是一些上流社会的妇女。这些妓女的装束打扮每天都

在向她们炫耀，同她们一样，这些女人在巴黎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① 拥有自己的包厢并且紧挨着她们。在巴黎，这些妓女招摇过市卖弄姿色，展现首饰，袒露她们的风流韵事。我此刻置身于她房内的女主人已经死了，因此最贞洁的女人都可以进入她的卧房。死亡净化了这块富丽堂皇之地的污秽空气，再说，如果需要的话，她们可以假托她们是为拍卖而来，并不知道死者是谁。她们读到了广告，只想来先看一下广告上列出的东西，以便到时挑选；事情再简单不过，当然这并不妨碍她们在这些珍贵的物品中寻找这种高等妓女生活的痕迹，肯定有人对她们讲述过有关这位妓女生活的奇妙故事。

不幸的是，这些神秘伴随着这位女神一起消逝了，尽管这些贵妇们揣着良好的愿望，但她们只能看到她去世后要出售的东西，丝毫领略不到女主人生前挥霍过的奢侈豪华。

不过，还是有不少东西值得买。家具全是上品货，布尔式^② 的巴西香木家具，塞弗勒^③ 和中国的瓷瓶，萨克森^④ 的小雕像，缎子天鹅绒的花边饰品，应有尽有。

我在套房里来回走动，跟着那些走在我前面的怀着好奇心的贵妇们。她们走进一间挂着波斯帷幔的房间，我正要走进去时她们却几乎立即笑着走了出来，仿佛为这种新的好奇心而感到难为情。然而这却更激起我想走进去看看。这是梳妆间，摆满了各种精致的用品，从中可以看出死去的女人在世时穷奢极欲到何种程度。

靠墙的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子上，奥科克和奥迪奥制造的各种珍宝闪闪发光。这里尽是一些豪华的收藏品，这上千件物品

① 巴黎著名剧院。

② 布尔式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高级家具匠。

③ 法国城市名。

④ 德国地区名。

对这套房间的女主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全都是金子或银子做的。然而这些收藏品只能是逐渐积聚起来，不可能是一个情夫办齐的。

我看到一位妓女的梳妆间并未感到不快。我饶有兴致地仔细观看每件物品，不管它们是什么。我发觉这些精雕细琢的用品上都铭刻着不同人名的开头字母和标志。

我看着所有这些东西。每一件都向我显示这个可怜的姑娘的每一次卖淫。心想上帝对她是仁慈的，没有让她受到通常的惩罚，而是让她在衰老之前，在奢华的生活中，保持着美貌离开人间，因为衰老便是妓女的第一次死亡。的确，还有什么比看到放荡生活的老年，尤其是女人放荡生活的老年更凄惨呢？它没有保留任何尊严，也就不能引起人们的任何关心。

这种永久的悔恨——不是悔恨走过的邪恶道路，而是悔恨错误的算计和胡乱花费的金钱——是人们可以听到的最凄惨的事情。我认识一位昔日的妓女，她的过去给她留下的只有一个女儿，据她同代的人们说，她的女儿几乎和她年轻时一样漂亮。她从来没有对这可怜的孩子说过：“你是我的女儿”，只要求她为自己养老，就像她养育了她的童年一样。这个可怜的姑娘名叫路易丝，她听从母亲的安排，开始了卖笑生涯，不是出于意愿，也不是出于情欲和乐趣，而像在从事一种职业，如果有人想到要教她一种职业的话。

耳闻目睹都是淫荡行为，一种因生活的病态环境造成的淫荡行为，扑灭了上帝也许赐给过她，但不曾有人愿为之培育的能辨别善恶的智慧。

我会永远回想起这位年轻姑娘，她每天几乎在同一个时刻从林荫大道上走过。她的母亲一直陪伴着她，就像一位真正的母亲陪伴着心爱的女儿。我那时很年轻，但已经准备接受我所处时代的浮浅道德。然而回想起这种丑恶的监视，我从心底产生蔑视和厌恶。

绝没有一个处女的面孔像她一样有那种天真无邪的感情和忧郁痛苦的表情。

那简直是一尊“顺从”的雕像。

一天，这个姑娘的脸上露出喜色。在她母亲操办的放荡生活中，上帝似乎允许这个女罪人得到一点幸福。把她造就得毫无力量的上帝，究竟为什么让她得不到任何安慰，承受生活的痛苦重负呢？一天，她察觉自己怀孕了，她还保留的纯洁使她快乐地发抖。灵魂有一些奇怪的庇护。路易丝赶紧把这使她万分欣喜的消息告诉母亲。这实在令人羞于启齿，然而我们并非在这里随意讲述什么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叙说的是一件确凿的事实，要是我们认为不必经常暴露这些女人受的苦难，那最好还是保持沉默。人们总是不理解她们就谴责她们，不正确评判她们就蔑视她们；我们说这是可耻的，但是路易丝的母亲回答女儿说，她们俩度日已经很艰难，三个人更没法过了，还说这样的孩子要了是没用的，怀孕只是白白浪费时间。

第二天，一个产婆来看路易丝。我们只需要说明她是作为母亲的朋友来的。路易丝在床上躺了几天，下床后脸色比以往更苍白，身体更虚弱了。

三个月后，一个男人对她产生了怜悯，对她进行精神和身体的治疗，但是最后那次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路易丝终因流产的后遗症而死去。

母亲还活着：怎么活呢？上帝知道。

当我凝视着那些银器时，这个故事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沉思中似乎过去了一段时间，因为在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看管人，他站在门口仔细地审视我是否偷了什么。

我走近这个正直的人，他因为我而十分不安。

“先生，”我对他说，“您能告诉我原来住在这儿的那个人的名字吗？”

“玛格丽特·戈蒂耶小姐。”

我知道这个姑娘的姓名，而且也见过她。

“怎么！”我对看管人说，“玛格丽特·戈蒂耶死了吗？”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死的？”

“我想是三个星期前死的。”

“为什么要让人参观她的套房呢？”

“债主们认为这样可以抬高售价。人们可以事先看到帷幔和家具，心中有数；您明白，这样可引起他们购买的兴趣。”

“那么她欠下债了吗？”

“啊！先生，许多债呢。”

“拍卖可以抵偿债务吗？”

“还有多得。”

“那么余款归谁呢？”

“给她家里。”

“她还有家？”

“好像是有的。”

“先生，谢谢。”

看管人对我的意图放下心来，向我致意，我走了出来。

“可怜的姑娘！”我回家时一想，“她一定死得很凄惨，因为，在她的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

我情不自禁地对玛格丽特·戈蒂耶的命运产生怜悯之情。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或许看来是可笑的，但是我对妓女们怀有无限的宽容，甚至不屑于为此与人争辩。

一天，在去警察局取护照时，我看见邻近的一条街上两个警察带着一个姑娘。我不知道这个姑娘干了什么，只看见她热泪滚滚地哭着亲吻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她的被捕就要使母子离散。从这天起，我就再也不会随便轻视一个女人了。

二

拍卖定于16日举行。在参观和拍卖之间有一天的时间，好让挂毯商有时间把帷幔、挂毯等东西拿下来。这时，我旅行刚回来，没有人告诉我玛格丽特去世的事，平时朋友们总是把重大新闻告诉给回到首都巴黎的人。其实这也很自然，玛格丽特很漂亮，但这些女人生前的生活愈是引起轰动，她们的死就愈是冷清，她们就像太阳一样升起下落并不引人关注。当她们年纪轻轻就死去时，她们所有的情人会同时得知死讯，因为在巴黎，一个名气很大的姑娘，她所有的情人几乎都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会相互谈论对死者的回忆，但彼此的生活依然照旧，丝毫不受这种变故的干扰，他们连一滴眼泪也不会有。

今天，当一个人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眼泪变成如此稀罕的东西，不能轻易为随便哪个女人流淌。至多只有那些为儿女付过金钱的父母才能得到他们的等价的泪水。

至于我，虽然在玛格丽特的任何物品上都找不到我姓名的起首字母，但我刚才承认的那种本能的宽容和天生的同情心使我久久地思量她的死，也许她还不配我这样思念。

我记得经常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遇见玛格丽特。她每天都必定乘坐一辆由两匹棕色骏马拉着的蓝色双座四轮轿式小马车来到这里。我注意到在她身上有一种与她的同类人所不同的风韵，使她超群的美貌更加楚楚动人。

这些可怜的女人外出时总有人陪伴着，人们不知道陪伴的人是谁。

因为没有任何男人会愿意公开夸耀自己对她们的夜间的爱情。她们也害怕孤独，她们就带着境遇不如她们、没有马车的姑娘，或者带着一些喜爱打扮、但又无法变美的老妇人。当人们想了解她们陪伴的女人的一些详细情况时，可以毫无顾虑地向她们打

听。

但是玛格特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她总是独自乘马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她在车里尽量不让人们看见，冬天裹着一条宽大的开司米披肩，夏天穿着极其朴素的裙衫；虽然在她喜欢散步的地方有许多她认识的人，当她偶尔对他们微笑时，只有他们才能看出这种微笑，这是一位公爵夫人才能像她这样微笑。

她不像其他同行的姑娘们那样，老是从圆形广场散步到香榭丽舍大街的路口。她的两匹马把她飞快地带到布洛涅森林^①。在那里她走下马车散步一个小时，然后重新登上她的车子，让飞奔的马儿把她带回家。

我好几次曾经目睹的这些情景重新在我面前掠过，我惋惜这个姑娘的死，如同人们惋惜一件优美的艺术品被完全毁坏那样。

的确，不可能见到比玛格丽特更迷人的美貌了。

虽然她的身材有点过分高挑，然而她非常善于打扮，把衣服简单地搭配一下就掩饰了天生的缺陷。她的开司米披肩一直拖到地上，两边露出丝绸裙衫的宽大边饰，厚实的藏手笼放在胸前，四周围着巧妙缝制的褶皱，对于线条的轮廓，就是再挑剔的眼睛也挑不出毛病。

她的头颅很美，像一件特别精美的工艺品。它很娇小，就像缪塞^②所说的，她的母亲为了精心造就它仿佛事先已经做过一次。

在那漂亮得无法形容的鹅蛋形脸上，有一对黑色的眼睛，眼睛的上方是一双美丽如画的月牙眉，长长的睫毛遮掩着眼眶，当双眼低垂时，便在玫瑰色的面颊上投上一层阴影。一个清秀、笔直、灵敏的鼻子，鼻孔因为对肉欲生活的强烈渴望微微扩张着；脸上还绘有一张匀称的嘴，嘴唇优美的张开，露出乳白色的牙齿；那迷人的面孔如同蒙上了一层无人触摸过的鲜桃绒衣，使皮肤变得柔润娇

① 巴黎西郊的游览地。

②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

艳。

满头秀发像黑玉一般光亮，似天然又非天然地漾成波浪形，在前额上形成宽阔的两带飘洒在脑后。露出的两只耳垂挂着一副每只价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坠在闪闪发光。

玛格丽特火热的生活如何会在她的脸上留下她特有的纯真、甚至稚气的表情，这正是我们不得不了解但又无法弄明白的问题。

玛格丽特有一幅维达尔替她画的绝妙的肖像，只有维达尔一人的笔才能把她画出来。她死后，我把这幅肖像保存了好些时。这幅画和她惊人地相像，我可把它作为参考材料，用来弥补某些可能我记忆不清的地方。

在这一章里叙述的细节中，有一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就把它们写下来，以免开始讲述这个女子的故事以后，再回过头来追述。

每次戏剧的首场演出，玛格丽特必然在场，并且总是在剧院或舞厅度过通宵。

每当一出新剧上演，人们一定可以见到她，带着她从不离身的三件东西坐在楼厅包厢的前座，这三样宝是，小型望远镜，一袋糖果和一束山茶花。

一月里有二十五天她带的是白色山茶花，另外五天里，是红色的；从来没人知道这样变换颜色的原因。我指出它来，但没法解释清楚，她最常去的那些剧院的常客和她的朋友们也同我一样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除了山茶花，人们从未见过玛格丽特带别的花。所以在她的花商巴尔容太太那里，人们终于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茶花女，这个绰号一直叫了下来。

此外，和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个圈子里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曾当过那些最时髦的年轻人的情妇，不仅她公开承认，那些年青人自己也为此吹嘘，这表明情夫们和情妇相互都是满意的。

然而，大约三年来，自从她从巴涅尔旅行回来后，据说她只和一

位年老的外国公爵生活在一起。这位公爵非常富有，他试图尽量使她摆脱过去的生活，她也很乐意接受他的劝导。

关于这件事别人是这样对我说的。

1842年春天，玛格丽特身体非常虚弱，容颜枯萎，因此医生们嘱咐她去矿泉疗养，于是她动身去了巴涅尔。

在那里，病人中就有这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和玛格丽特患同样的病，而容貌也长得一模一样，以至使人们把她们当作亲姊妹。只是年轻的女公爵已经到了肺病的晚期，在玛格丽特到达那里不几天后就死去了。

公爵因为巴涅尔的土地上埋葬着自己心爱的女儿，迟迟不忍离去。一天上午，他在一条林荫道的转弯处看见了玛格丽特。

他仿佛看见自己孩子的影子走过，他向她走去，握住她的双手，哭着吻她，问她究竟是谁，请求她允许自己看望她，并且把她当作自己死去的女儿那样来爱她。

玛格丽特独自呆在巴涅尔，身旁只有一贴身女仆，她丝毫不担心影响自己的名誉，于是就同意了公爵向她提出的要求。

在巴涅尔有一些人把戈蒂耶小姐的真实身分郑重其事地告诉了公爵。这对老人是一个打击，因为这样他就觉得她不再像自己的女儿了，但是为时已经太晚。这位年轻姑娘已成为他心灵的一种需求和他生活下去的惟一寄托和希望。

他不对她作任何指责。他没有权利指责她。但是他问她是否觉得有可能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他愿意向她提供她所希望的一切，用做她做出牺牲的交换。她答应了。

应当说明在那个时候，天性热情的玛格丽特正在患病。过去的生活在她看来是她生病的一个主要原因，一种迷信使她希望能用自己的悔恨和转变换取上帝赐给她的美貌和健康。

的确，夏季就要结束的时候，矿泉、散步、自然产生的疲劳和睡眠使她差不多恢复了健康。

公爵陪同玛格丽特来到巴黎，依然像在巴涅尔时那样继续来

看望她。

这种往来关系，由于人们既不了解其真正的缘由，也不了解其真正的动机，于是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因为以巨富著称的公爵现在以他的挥霍而名闻一时。人们把这位老公爵和这个年轻女人的接近归因于有钱的老人常有的放荡。人们做了种种猜测，就是没有了解真情。

然而这位父亲对玛格丽特的感情是非常纯真的，除了父女感情交往之外，和她的任何别的关系在他看来都像是一种乱伦，他从未对她说过一句他的女儿不能听的话。

我们绝不想歪曲我们的女主人公的所做所为。我们要说只要她还待在巴涅尔，她对公爵的承诺是不难履行的，的确是履行了；可是一旦回到巴黎，这个习惯于挥霍生活、舞会和狂饮的姑娘，觉得只有公爵定期来访使她的生活寂寞得要死，她过去生活的炽热气息同时拂过她的头脑和她的心田。

再说玛格丽特在这趟旅行回来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了，她正值二十芳龄，暂时控制了疾病其实并未根治，在继续使她产生强烈的欲望，而这些欲望几乎总是导致肺病的结果。

公爵的朋友们不停地监视玛格丽特，想突然发现这个年轻女人的丑闻，他们说因为和她在一起公爵损害了自己的名誉。一天，他们来告诉他，并且向他证实在她确信他不来看她的时候，她就接待别的客人，而且这些客人经常一直待到第二天。公爵听说后感到非常痛苦。

经过盘问，玛格丽特向他承认了一切，并且毫不掩饰地劝告他不要再管她的事了，因为她感到自己没有力量信守许下的诺言，不愿再长期地接受一个被她欺骗的人的恩惠。

公爵整整一个星期没有露面，这是他惟一能做的事，到了第八天，他去请求玛格丽特继续接待他，答应一切听任她自由只要他能见到她，并且对她发誓，即使是死，也决不会对她再作任何指责。

这就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后三个月的情况，也就是 1842 年 11

月或 12 月的事情。

三

16 日下午一点，我到了安丹街。

在车辆通行的门口就听见了拍卖估价人的高声叫喊。屋里挤满了好奇的人。

风流社会的所有名人都来了。一些贵妇在偷偷地注视着，这些贵妇们再次以看拍卖为借口，以便有权利从近处细看她们从来没有机会接近的女人，她们或许还暗暗羡慕那些女人很轻易就得到的肉体快乐。

F 公爵夫人和 A 小姐擦肩而过，这位小姐是当代妓女中最哀怨的一位；T 侯爵夫人正为买一件家具犹豫不决时，当代最风流，最闻名的骚货——D 夫人却愿意给这家具出更高的价钱。还有 Y 公爵，在马德里被认为他在巴黎破了产，在巴黎人们则以为他在马德里破了产，其实他连自己的收入也花不完；他一面和 M 夫人闲谈——她风趣善言，而且喜欢随时记下自己说过的话，并在她写下的文字上签名——一面和 N 夫人交换着会意的目光，这个漂亮的女人喜爱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散步，几乎总是穿着粉红或蓝色的衣服，她让两匹黑色高头大马拉着车子，这两匹马是托尼以一万法郎卖给她的。最后还有 R 小姐，仅仅用她自己才能换取的财富就是上流社会贵妇们嫁妆的两倍，是那些靠艳事换取财产的三倍，她不顾寒冷也来买东西，人们对她的注意是非同一般的。

我们还可以列举聚集在这间客厅里的许多人的名字，他们对于在这里相逢感到非常吃惊；但是我们担心会使读者厌烦。

我们只要说所有在场的人都欣喜若狂就够了。其中有许多女人是认识死者的，但现在好像记不得她了。

人们高声谈笑着；拍卖估价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挤在拍卖桌前的商人试图让人们安静下来好专心地谈生意，但是徒劳。从来

到的吸引力,我对玛格丽特更宽容了,并增添了几分怜悯,几乎是因从她那里继承了这本书而对这位可怜的姑娘的一种爱。曼依是死在沙漠里的,这是真的,但也是死在用他灵魂的全部力量爱她的那个男人的怀抱里,她死后,他为她挖了一个墓穴,洒下自己的泪水,并且把自己的心也埋葬在那里。玛格丽特像曼依一样也是个罪人,也许也像她一样皈依了上帝,死在豪华的奢侈中,如同我看到的那样,殆在她以往睡的床上,但也是死在心灵的沙漠里,这沙漠比埋葬了曼依的沙漠更干枯、更空旷、更无情。

玛格丽特,确实,如同我从几个了解她一生最后情况的朋友那里听说的那样,在她临死前缓慢而痛苦的两个月里,没有见到一个人坐到床前给她真正的安慰。

从曼依和玛格丽特的遭遇,我想到了那些我认识的女人,我看见她们歌着唱走向几乎永远像这样的死亡。

可怜的女人!如果爱她们是一种过错,那至少也该同情她们。同情从来没有见过日光的瞎子,同情从未听过大自然和谐声音的聋子,同情从来不能表达自己灵魂声音的哑巴,可是,在羞耻的虚假托词下,你不愿同情这心灵的盲、聋和哑,这些残疾使痛苦不幸的女人变得疯狂,使她们不由自主地无法看到善良,无法听到上帝的声音,无法表达爱情与信仰的话语。

雨果写过玛里翁·德洛尔姆,缪塞写过贝尔纳雷特,大仲马写过费尔南德^①,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和诗人都向妓女献出过他们的恻隐之心,有时候一个大人物用他的爱情甚至用他的名声为她们恢复名誉。如果说我这样强调这点,那是因为在那些即将读我这部作品的人中,可能有许多人已经准备把它扔掉,他们害怕在这本书里只看到对堕落和卖淫的赞扬,而作者的年龄还会加重他们的这种担心,那么请他们继续往下读吧。

① 玛里翁·德洛尔姆、贝尔纳雷特、费尔南德分别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雨果、缪塞和大仲马笔下的妓女。

这个高价，全场一片寂静，大家都看着我，想知道如此坚决要买这本书的这位先生是何许人也。

我最后报价的语气似乎折服了我的对手，他宁可放弃这场竞争，因为它的结果只是使我多付出这本书原价十倍的钱，他鞠了一躬，尽管迟了一点，还是非常礼貌地对我说：

“先生，我让您买。”

没有人再说别的什么了，这本书就拍卖给我了。

由于担心自尊心会促成我又产生买其他东西的念头，加上钱包里的确不足一百法郎，便让人记下我的姓名，把书放在一旁，走了出来。想必那些目睹这场面的人肯定认为我很怪，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化上一百法郎买下这本书。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用十法郎或至多十五法郎就可买到这本书。

一小时以后我派人取回我买的这本书。

在书的第一页上用钢笔写着献给这本书受赠人的题词。寥寥几个字潇洒漂亮。

曼依对玛格丽特谦卑

题词的签名是：阿尔芒·杜瓦尔。

谦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位阿尔芒·杜瓦尔先生看来，是不是曼依承认玛格丽特在放荡生涯或情爱上都超出自己一筹呢？

后一种爱情的解释似乎更合情理，前一种放荡的说法只能是一种赤裸裸的放肆指责，玛格丽特是不会接受的，无论她对自己有什么看法。

后来我又出了门，直到晚上睡觉时才又想起这本书。

的确，《曼依·雷斯戈》是个动人的故事，其中没有一个细节是我不知道的，然而当我手捧这本书时，对它的喜爱之情依然吸引着我。我打开书，第一百次和普雷沃神父的女主人公重又生活在一起。这位女主人公是那样真实，我好像认识她似的。在现在的新情况下，把她和玛格丽特作一番比较使这本书对我产生了意想不

建立起来，我们又恢复了对神圣事物的尊重，如果说世界没有变得尽善尽美，至少它变得比以往更好了。一切有才能的人努力朝着同一个目标，所有意愿高尚的人都坚持同一个原则：要善良，要朝气蓬勃，要真诚！邪恶只是一种虚荣，让我们为善良的行为感到骄傲。千万不能失望。不要蔑视那些既非母亲又非姊妹，既非女儿又非妻子的女人。不要减少对家庭的尊重，不要减少对自私的宽容。既然上天对一个罪人的悔恨比对一百个从未犯下罪孽的规矩人还要欢喜，那么让我们努力使上苍高兴吧。它会加倍地偿还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道路上把我们的宽恕施舍给那些被尘世的欲望毁掉的人，也许上帝的希望能拯救他们，如同那些好心的老太太所言，她们用她们的药方给人看病时，即使没能医好病，但也不会把病治坏。

的确。我想从我论述的小小主题得出这些重大的结论，对我来说似乎是太大胆了些，但是我是那种相信小处能包含一切的人，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人的头脑虽狭小，但它蕴藏着思想；眼睛只是一个点，但却能极目海阔天空。

四

拍卖进行了两天，拍卖完全结束了。结果是卖出了十五万法郎。

债主们瓜分了其中的三分之二，玛格丽特的家人——一个姐姐和一个侄孙，继承了其余的三分之一。

当代理人写信告诉这位姐姐她继承了五万法郎时，她惊讶得眼睛都快鼓出来了。

这位年轻姑娘已经有六七年没有见到她的妹妹了，一天她妹妹失踪了，从那时起，无论是她还是别人对她妹妹的情况都一无所知。

于是她急如星火地赶到巴黎，那些认识玛格丽特的人见到她